



文言尺牘入門

譚正璧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言尺牍入门 / 谭正璧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
2016. 7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1990-9

I. ①文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文言文—书信—写作

IV. ①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65354号

总策划: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: 陶宇辰

· 大家小书 ·

文言尺牍入门

WENYAN CHIDU RUMEN

谭正璧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: 100120)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100千字

2016年7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1990-9

定价: 35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略谈古代书信的格式

刘叶秋

—

现在大家把“书信”当作一个复合词来用，而古代“书”和“信”是有区别的，“书”指信件；“信”指使者，即传达信件之人。汉乐府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刘兰芝请母亲谢绝县令派来的媒人：“自可断来信，徐徐更谓之。”来信，就是来说媒的使者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建安十六年：“（马）超等屯渭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，公不许。”这里的“信”，亦指使者。“信”的这一意义，常见于汉魏六朝的文献，不能误解为后起义的“书信”。但在《晋书·陆机传》内，“书”和“信”已经结合成词，唐人诗亦多见“书信”，而且有了单单以“信”指函札信件的法。如王昌龄《寄穆侍御出幽州》：“莫道蓟门书信少，雁飞犹得到衡

阳”；贾岛《寄韩潮州愈》：“隔岭篇章来华岳，出关书信过洮流”；元稹《酬乐天叹穷愁见寄》：“老去心情随日减，远来书信隔年闻”；俱以“书信”连言。如果认为此三诗中之“信”仍指送“书”之人，那么下面这首诗里的“信”却无须置疑其为“书”的同义语。元稹《书乐天纸》：“金銮殿里书残纸，乞与荆州元判司。不忍拈将等闲用，半封京信半题诗。”京信加封，显然指物，意思非常明确。可见“信”的函札之义虽系后起，并不很晚。而以“书”指信件的古义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写“惠书奉悉”，作为“收到来信”的文言，是常见的。

《昭明文选》分“上书”与“书”为两类。“上书”如秦李斯的《上秦始皇书》（即《谏逐客书》）、汉邹阳的《上书吴王》、枚叔（乘）的《奏书谏吴王濞》等，为向帝王陈述意见的文字，俱以“臣闻”开头，属于奏议的一种。“书”如汉司马子长（迁）的《报任少卿书》、杨子幼（惲）的《报孙会宗书》、三国魏嵇叔夜（康）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、梁丘希范（迟）的《与陈伯之书》等等，为私人往来的函札，即今天所说的“书信”。

古时与“书”相近的文体，还有“启”和“牋”（字亦作“笺”），均为奏记一类，略同“上书”和“表”。但不限

于对君，亦行于上官尊长及朋友之间。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云：“高宗云：‘启乃心，沃朕心’，取其义也。孝景讳启，故两汉无称。至魏国笺记，如云启闻，奏事之末，或谨密启。自晋来盛启，用兼表奏。陈政言事，既奏之异条；让爵谢恩，亦表之别干。”这段话把“启”的取义和作用说得很清楚。因为汉景帝名刘启，所以两汉避讳，不用“启”称，魏晋时才盛行。如梁任彦升（昉）的《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》，开头称“臣彬启”，对君谢恩；《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》，开头称“昉启”，对上辞官；可见“启”的一般用处。“昉启”之“启”为陈述的意思。《晋书·山涛传》谓“涛所奏甄拔人物，各为题目，时称‘山公启事’”。启事，也就是“启”。唐韩愈亦有《为分司郎官上郑尚书相公启》《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》，沿用此体，以示恭敬，实际与“书”的叙事议论并无明显的差异。故后世多以“书启”连言，不再区分。

“牋”在魏晋南北朝，主要为臣下对后妃及太子诸王陈述之用。如汉杨德祖（修）的《答临淄侯牋》、陈孔璋（琳）的《答东阿王牋》、晋阮嗣宗（籍）的《为郑冲劝晋王牋》、南齐谢玄晖（朓）的《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牋》等，除开头结尾称“死罪，死罪”外，措辞与“书”“启”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名称体制之繁琐，主要是封建等级观念所造成。

至于“札”“牋”“简”“帖”之称，最初是各因书写工具而名的。写在木版上的称“札”“牋”，写在竹片上的称“简”，写在布帛上的称“帖”，所以书信又叫“书札”“手札”“尺牋”“简牋”“手简”，等等。称“帖”的如晋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陆机的《平复帖》等，都是书信，后人以“帖”名之，盖兼重其书法。此外因为书信须装入封套，故亦称“函”或“函札”；因为须加缄封，故亦称“缄札”；因为信纸每页八行，自南北朝以来“八行书”即成为书信的通称。名以时异或由指称时各有侧重而不同，实际还是一回事。

二

书信重在实用，以陈述为主，而论事、抒情、写景等等，无所不宜。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，有悠久的传统。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说：“详总书体，本在尽言。言以散郁陶，托风采，故宜条畅以任气，优柔以怗怀，文明从容，亦心声之献酬也。”可见写信贵在敞开怀抱，尽所欲言。古代许多流传众口的名篇，如上节提到的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、嵇康的《与

山巨源绝交书》,直抒己见,发泄愤悒之情,全都酣畅淋漓,毫无掩饰,不愧为显示“心声”之作,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,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书信在长期写作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。像上下款的称呼,因人而异;开头结尾的致敬祝颂之辞,有许多习用语;抬头、空格等等,也有通行的行款;为阅读古代的书札和今人所写的文言信件所应该了解,这里略谈相关的常识,以见一斑。

书信大致可以分为给长辈的(父母、师长、上司等)、给平辈的(兄弟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等)、给晚辈的(子侄、学生等)三种。上款写受信人,下款写作书人,中间叙正文,三种书信均同,为明清以来常见的格式。但汉魏六朝的书札,却都先写自己的姓名,后列受书人。《报任少卿书》的开头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”,就是这样。太史公,官名;牛马走,为司马迁自谦之语;再拜,表示行礼;足下,为对任少卿的敬词。下面的“曩者辱赐书,教以顺于接物,推贤进士为务”这一段话,接着任少卿来信的话头,引起下文;末尾只说“书不能悉意,略陈固陋,谨再拜”,不再署名。三国魏文帝(曹丕)的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,开头写“五月十八日丕白,季重(吴质字)无恙”,末尾写“行矣自爱,丕白”;

自己署名，前后两见。“白”，是述说的意思。南朝梁丘希范（迟）的《与陈伯之书》，开头写“迟顿首陈将军足下，无恙，幸甚，幸甚”，末尾复书“丘迟顿首”；顿首，示敬，亦前后两见。“无恙”，为正文前问候的通用语。这种先署己名的格式，直到近代仍有人沿用，不过不像先写受信人上款的那样普遍；而对人称字（后来亦称人的别号）不呼名以及在书信的首尾致敬问候的传统，至今还在延续，不过因时世不同、用语有异而已。

给长辈写信，上款当然不具名，旧时在称呼之下要加“大人”，后面还得有敬词和领起正文的习用语，如对父亲，一般上款都写“父亲大人膝下，敬禀者”，末尾写“敬请福安”和“男某某叩禀”的下款。“膝下”之称，专用于父母；“禀”泛指下对上陈述事情，领起正文的“敬禀者”，亦可用于老师和其他尊长。

从前向长辈言事，要措辞恭敬，书信行文，相应地有许多讲究。以对老师说，上款“大人”下的敬词，多用“座下”“座右”“座前”“尊前”“道席”“函丈”（函，为“容”义；函丈，指师生相对，中间有容一丈之地，以便于讲问指点），等等。正文之前，以“敬惟”（惟，亦可写作“维”“唯”，为“思”“想”之义。“敬惟”就是“敬想”，有表示希望

的意思)或“恭惟”领头,致意问候。如:“老师大人函丈,敬稟者:违侍经年,时切高山仰止之思,敬惟道履康强,凡百顺适为慰!”下面接写正文,叙述事情,就是一种常见的格式。老师为传道授业之人,故称“道履”(“履”指起居行止,实际是说身体);弟子要侍奉老师,所以没见老师的面说“违侍”或“失侍”;“高山仰止”,亦多以表示想念老师。书信用语之须切合双方的关系和身份,于此可见。又旧时致书上司或做官的尊长,多于上款的“大人”之下写“钧鉴”或“钧座”,末尾写“敬请钧安”。信中于对方的意见,称为“钧旨”,信封上写“某某人钧启”。古以钧陶喻国政,故后来对仕宦的称呼多冠“钧”字,逐渐成为官场的俗套。

作为书信整体结构的一部分,常在叙事完结之后,加上“不具”“不备”“不一一”等,谦称书意简略,不能事事详陈,跟着再用“肃此”“专此”等,以两个字总括一下,然后写请安祝颂的话和下款。如上面所举致老师的信之例,正文末可接“肃此,敬请福安(或“道安”),受业(或“门生”“门人”)某某谨稟”。“肃此”为“恭敬地写了此信”之意,说明叙事已毕。如果下款不用“谨稟”字样,也可以写“肃拜”“再拜”“载拜”(“载”通“再”)、“顿

首”“叩首”等，表示恭敬。至于“座下”“座右”“座前”“尊前”等词，对一般尊长都可使用，惟“函丈”仅限于称老师。

三

朋友之间通信，或称仁兄，或称先生，视关系亲疏而定。称呼下面的敬词，一般用“阁下”“执事”“左右”等。其他如对文士用“史席”“撰席”；对将帅用“麾下”或“节下”；对持节的使者或掌节钺的封疆大吏如总督、巡抚亦用“节下”；对做御史的用“台下”；各有特殊含义，但都是表示自谦，不敢直指其人的意思。“足下”，在战国时多以称君主，后来成为书札中的普通敬词，习惯用于比较亲近或年轻的朋友。如果上款不写“阁下”“足下”之类的敬词，即于称呼之下加“大鉴”“惠鉴”“赐鉴”“青鉴”等语，作为开头。“大”是尊称；“惠鉴”“赐鉴”，是说惠予阅览此信；“青”谓青眼，指垂青赐阅；都是客气话。至于末尾的祝颂问候之语，常用的是“安”“祺”“祉”“绥”（“安”“绥”，平安；“祉”“祺”，吉祥、福气）等词。如对文人学者说“敬

请文安”，或“道安”“撰安”“敬颂文祺”或“教祺”；对大官显宦说“肃颂勋祺”或“勋祉”（上款下写“勋鉴”）；对军队长官说“敬颂戎绥”；对患病之人说“敬请痊安”；对客居之人说“敬请旅安”；对穿孝之人说“敬请礼安”；俱不能乱用。“肃颂”的“肃”，表恭敬；“顺颂”的“顺”，是顺便。说话分寸，也有区别。其他如“敬请大安”或“近安”；“敬颂时绥”或“刻祉”；“顺颂康吉”“敬候起居健吉”“顺祝行止佳胜”等，一般通用。由于古人以三台星比三公，所以尊称别人多加“台”字。如以“台端”称对方，以“敬请台安”加于信尾，以“某某先生台启”写信封，即为旧时书札所习用。“敬颂公祺”或“公绥”也常见于给公职人员的函件中。上下款都写在信末的，多为给熟人的便函。有时信已写完，于纸尾又叙他事，即书“又及”，一般不再署名。

下款署名之下有的写“某启”“拜启”“谨启”“手启”“敬启”“手具”“拜具”“某白”“白疏”，等等。“启”“具”“白”“疏”，为述说、条陈之意。有的写“叩泐”“拜泐”“手泐”等等。“泐”，原指雕刻，引申为书写，“手泐”就是“手写”。但“泐”字之前不加“叩”“拜”等表敬礼之词者，一般仅用于长辈对晚辈。如父与子书，下款

常常只写“父泐”。不用“启”“白”等词，在下款署名后以“顿首”“再拜”（或“载拜”）、“百拜”“肃拜”“叩首”等词表示敬礼者，在平辈通信中也很常见。若正居父母之丧，则下款称“制”，不写“顿首”，而用“稽顙”。如清何义门（焯）与友人书，下款即有写“制同学弟焯稽顙”的。清人书札，“顿首”多作草体，好像“十五”两字连写，而将中间一横向下拉长，有如签押一样。

旧时写信，因所谈之事，不愿人知，或其他缘故，不署下款，常作“名心肃”“名心具”，受信人见笔迹即知其为谁，心照不宣。也有写“名单具”“名笺肃”“名另肃”“名正肃”“名另泐”者，则系于此信之外另名附帖（即名片），或另有署名之正函。也有的信件，在末尾书“两隐”或“两浑”，即上下款都略去的意思。其注“阅后付丙”的，是希望看完焚去，免为人见。在天干中“丙”属火，故以“丙”为火的代称。

给子侄写信，比较随便，往往于开头直呼其名，书“某儿见字”，末尾问好与否，也不一定。若致函后进或世交晚辈，则与一般朋友通信无大区别。

四

写信也和一切创作一样，优劣关乎修养。长于文学的人，于此往往信手拈来，不拘一格，多所变通。这里举清乾隆间查声山（昇）给老师的信和袁子才（枚）给吴子修（修）的信各一件（原文手迹，俱见吴修辑刻的《昭代名人尺牍》），说明一下旧时写信的行款。惟原书直写，抄什横排，略有不同耳。

① 查昇谨禀

老师台下：昇自归里以后，

冰兢自守，凜戒循墙，冀告无罪于乡党。但双亲老年多病，甘旨缺如，四壁萧然，号寒啼馁，真有不堪告语者，不得已仍作出游之想。倘来月望前吾

师尚未出门，定当捬侍

函丈，敬承

训示也。马公极推

台爱，卞公尚未谋面。日内有

便函往来，望

赐栽培，感切，感切！

太老师前并候

万安，临禀不胜依恋之至！

门昇载拜

② 袁枚顿首

子修世兄足下：四月中家人从杭州归，接手书知安好为慰！仆病中作明后年重宴琼林鹿鸣诗各十章豫交。年寿，苍苍者未必慨然与之。然诗存集上，则愿了胸中，持寄一册求

和而寄我，必当青出于蓝也。特此拜恳，并询起居，不备。

五月二十日

查昇的信，开头结尾两处署名，前写“谨禀”，后书“载拜”，略如汉魏之制。其中的“抬头”（指另起行，高出正文），于“老师”“师”“太老师”等对人的称呼，比正文高两字；“函丈”“训示”“台爱”“赐”等敬词，比正文高一字；皆所以表示谦恭而有等差。其以空格示敬者，作用与“抬头”大同小异。吴修是袁枚的世交晚辈，袁枚给他写信，无须像查昇对老师那样尊敬，但袁函称吴为“子修世兄”，于“手